





毛澤東

毛澤東

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9卷

湖南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主编：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夬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给高桂滋的信	1
(1936年夏)	
致朱德等电	4
(1936年7月)	
目前西方野战军以休养生息为主	5
(1936年8月1日)	
甘南敌情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意见	6
(1936年8月1日)	
关于红军各部指挥权的通令	8
(1936年8月1日)	
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9
(1936年8月3日)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10
(1936年8月5日)	
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	11
(1936年8月9日)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12
(1936年8月10日)	
致章乃器等及全体救国会会员函	14
(1936年8月10日)	

致刘鼎电	23
(1936年8月11日)	
广泛宣传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胜利	24
(1936年8月11日)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	26
(1936年8月12日)	
致左权、聂荣臻电	30
(1936年8月12日)	
致彭德怀电	31
(1936年8月13日)	
对白军俘虏着重施以政治教育	32
(1936年8月13日)	
攻占岷州战略上十分有利	34
(1936年8月13日)	
给杜斌丞的信	35
(1936年8月13日)	
给杨虎城的信	37
(1936年8月13日)	
给王世英的信	39
(1936年8月14日)	
给宋哲元的信	40
(1936年8月14日)	
给宋子文的信	42
(1936年8月14日)	
给傅作义的信	43
(1936年8月14日)	

给易礼容的信	45
(1936年8月14日)	
关于筹款的训令	47
(1936年8月18日)	
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	48
(1936年8月19日)	
致周昆、袁国平电	49
(1936年8月22日)	
征询对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作战部署的意见	50
(1936年8月22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52
(1936年8月25日)	
关于向南京进一步谈判等问题致潘汉年电	63
(1936年8月25日)	
致陈绍禹电	65
(1936年8月2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	66
(1936年8月25日)	
给林彪的信	67
(1936年8月26日)	
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68
(1936年8月26日)	
冬季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	69
(1936年8月30日)	
戏赠周小舟联	73
(1936年8月)	

给王以哲的信	74
(1936年8月)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76
(1936年9月1日)	
关于取消敌对行为互不侵犯等问题给孙蔚如的信	78
(1936年9月3日)	
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	79
(1936年9月4日)	
致刘鼎电	80
(1936年9月7日)	
致宋时轮等电	81
(1936年9月7日)	
给邵力子的信	82
(1936年9月8日)	
给王均的信	84
(1936年9月8日)	
给朱绍良的信	85
(1936年9月8日)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86
(1936年9月8日)	
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	88
(1936年9月8日)	
给毛炳文的信	89
(1936年9月8日)	
致朱德等电	90
(1936年9月10日)	

致彭德怀等电	91
(1936年9月10日)	
致贾拓夫电	92
(1936年9月10日)	
给彭德怀等的信	93
(1936年9月11日)	
占领宁夏的部署	94
(1936年9月14日)	
致彭德怀等电	97
(1936年9月15日)	
聂荣臻部应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	98
(1936年9月15日)	
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意见	99
(1936年9月15日)	
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	101
(1936年9月15日)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	103
(1936年9月16日)	
阻滞胡宗南部西进	104
(1936年9月17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	105
(1936年9月17日)	
应以红一军团一部先占界石铺	106
(1936年9月17日)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07
(1936年9月17日)	

给宋庆龄的信	113
(1936年9月18日)	
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	115
(1936年9月18日)	
一军团主力暂在现地待机	117
(1936年9月18日)	
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118
(1936年9月19日)	
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夺取宁夏	121
(1936年9月19日)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	122
(1936年9月21日)	
给蔡元培的信	124
(1936年9月22日)	
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	127
(1936年9月22日)	
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	129
(1936年9月22日)	
给于学忠的信	131
(1936年9月22日)	
致朱德等电	132
(1936年9月23日)	
致刘鼎电	133
(1936年9月23日)	
给李济深的信	134
(1936年9月23日)	

致彭德怀电	135
(1936年9月24日)	
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136
(1936年9月24日)	
复任弼时等电	137
(1936年9月24日)	
致彭德怀电	138
(1936年9月25日)	
阻止胡宗南西进确保界石铺	139
(1936年9月25日)	
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	140
(1936年9月26日)	
致彭德怀电	141
(1936年9月26日)	
与南京谈判重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	142
(1936年9月27日)	
四方面军宜迅即北上	144
(1936年9月27日)	
关于再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致朱、张、徐、陈电	147
(1936年9月27日)	
拟令一、二师策应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	149
(1936年9月28日)	
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	151
(1936年9月29日)	
致朱德等电	153
(1936年9月29日)	

力求迅速争取和刘湘建立关系	154
(1936年10月1日)	
应与国民党军积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	155
(1936年10月1日)	
致朱德等电	156
(1936年10月2日)	
二师宜位于硝河城地域	157
(1936年10月2日)	
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我军行动部署	158
(1936年10月2日)	
二方面军宜乘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转移	161
(1936年10月3日)	
四方面军应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	163
(1936年10月3日)	
致彭德怀电	165
(1936年10月4日)	
致朱德等电	166
(1936年10月4日)	
截断会静定间道路并立即占领庄浪	167
(1936年10月5日)	
派人侦察宁夏及绥远等地敌情	169
(1936年10月5日)	
给张学良的信	171
(1936年10月5日)	
致林育英等电	173
(1936年10月5日)	

致朱德等电	174
(1936年10月5日)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	175
(1936年10月6日)	
对一军团主力行动的意见	176
(1936年10月6日)	
集中渭水以北后的行动部署	177
(1936年10月6日)	
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	179
(1936年10月8日)	
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目前的部署	181
(1936年10月10日)	
致彭德怀电	182
(1936年10月10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及军事部署致潘汉年、叶剑英电	183
(1936年10月10日)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84
(1936年10月)	
致潘汉年、叶剑英电	187
(1936年10月)	
致左权等电	188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	189
(1936年10月11日)	
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	190
(1936年10月11日)	

致彭德怀等电	191
(1936年10月13日)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92
(1936年10月13日)	
复彭德怀电	195
(1936年10月14日)	
关于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致叶剑英电	196
(1936年10月14日)	
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	197
(1936年10月15日)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话	199
(1936年10月15日)	
目前我军应坚持休整与迟滞敌人前进的方针	200
(1936年10月16日)	
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	201
(1936年10月16日)	
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	202
(1936年10月17日)	
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	203
(1936年10月18日)	
当前统一战线形势	205
(1936年10月18日)	
致彭德怀电	207
(1936年10月1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208
(1936年10月20日、22日)	

给叶剑英、刘鼎的信	212
(1936年10月22日)	
致彭德怀电	216
(1936年10月22日)	
给彭雪枫的信	217
(1936年10月22日)	
给刘少奇的信	218
(1936年10月22日)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致叶剑英、刘鼎电	219
(1936年10月23日)	
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	220
(1936年10月24日)	
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	222
(1936年10月25日)	
给傅作义的信	224
(1936年10月25日)	
致彭德怀电	226
(1936年10月26日)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227
(1936年10月26日)	
致彭德怀等电	231
(1936年10月28日)	
致朱德等电	232
(1936年10月28日)	
对胡宗南部作战的部署	233
(1936年10月29日)	

打击胡敌周孔两师之部署	235
(1936年10月30日)	
先打胡宗南后攻宁夏	237
(1936年10月30日)	
致林育英电	238
(1936年10月30日)	
致彭德怀等电	239
(1936年10月30日)	
给许德珩等的信	240
(1936年11月2日)	
关于过河部队的行动问题致朱德等电	242
(1936年11月3日)	
关桥堡地区作战应依实况决定	243
(1936年11月3日)	
集中全力歼灭讥疲之敌	245
(1936年11月3日)	
给陈公培的信	246
(1936年11月4日)	
争取在运动中打敌一个师	247
(1936年11月8日)	
力求消灭敌一部	248
(1936年11月8日)	
作战新计划	249
(1936年11月8日)	
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	252
(1936年11月8日)	

为抗日计红军愿停止攻击国民党.....	253
(1936年11月9日)	
关于询问西路军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255
(1936年11月11日)	
关于打曾万钟的部署.....	256
(1936年11月12日)	
和南京谈判的协定原则.....	258
(1936年11月12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	259
(1936年11月12日)	
关于同意曾养甫、陈立夫所提四条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致刘鼎电.....	260
(1936年11月12日)	
致彭德怀电.....	261
(1936年11月14日)	
致朱德等电.....	262
(1936年11月14日)	
打敌办法.....	263
(1936年11月14日)	
可让王以哲部进豫旺.....	264
(1936年11月14日)	
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	265
(1936年11月15日)	
胡宗南进攻定边盐池及我军之部署.....	266
(1936年11月17日)	
复徐向前等电.....	268
(1936年11月18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	269
(1936年11月18日)	
朱瑞支队的作战部署	270
(1936年11月18日)	
决战动员令	271
(1936年11月18日)	
先打丁德隆后打周祥初孔令恂	272
(1936年11月19日)	
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	273
(1936年11月20日)	
致红军战士与苏区人民电*	276
(1936年11月20日)	
打丁德隆胜利后立即打周祥初	277
(1936年11月21日)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	279
(1936年11月21日)	
坚决阻敌第一旅占领盐池	280
(1936年11月22日)	
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	281
(1936年11月22日)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82
(1936年11月22日)	
组成南北纵队打击敌军	284
(1936年11月22日)	
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胡宗南	286
(1936年11月23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287
(1936年11月23日)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	288
(1936年11月25日)	
国内国际及红军的情况	290
(1936年11月28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291
(1936年11月28日)	
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	292
(1936年11月30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293
(1936年11月30日)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	294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400
(1936年12月1日)	
给蒋介石的信	403
(1936年12月1日)	
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406
(1936年12月1日)	
致彭德怀电	409
(1936年12月1日)	
致刘少奇电	410
(1936年12月2日)	
给冯玉祥的信	411
(1936年12月5日)	

关于联合抗日救国等问题给杨虎城的信	413
(1936年12月5日)	
给孙科的信	415
(1936年12月5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416
(1936年12月6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	417
(1936年12月10日)	
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我们的原则立场致张学良电	418
(1936年12月10日)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条件等事致潘汉年电	419
(1936年12月10日)	
致张学良电	420
(1936年1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23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等问题致张学良电	425
(1936年12月13日)	
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	427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周恩来等拟十六日到延安致张学良电	429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日本、南京情况及我们的建议致张学良电	430
(1936年12月14日)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我方行动方针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431
(1936年12月14日)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	433
(1936年12月14日)	
关于注意洛阳、咸阳之敌致张学良电.....	434
(1936年12月14日)	
应奉行大的战略击破敌之要害.....	435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436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周恩来十六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致张学良电.....	439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通过端纳活动停止南京发动内战致张学良电.....	440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等情况致张学良电.....	441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发动民众反对中央军进攻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442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等事给阎锡山的信.....	443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	444
(1936年12月17日)	
关于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龙海线等问题致张学良电.....	445
(1936年12月17日)	
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447
(1936年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449
(1936年12月19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451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潘汉年电	455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要坚持更有前途致周恩来电	456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争取十七路军抗日反内战问题致周恩来电	457
(1936年12月19日)	
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消灭东来之敌	458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致周恩来电	459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	460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和宋子文见面问题致周恩来电	461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后方问题致周恩来电	462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同意军事计划等问题致周恩来电	463
(1936年12月20日)	
给彭雪枫的信	464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共同抗日问题致王以哲转马鸿宾电	466
(1936年12月21日)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467
(1936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	468
(1936年12月21日)	
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470
(1936年12月21日)	
致周恩来电	471
(1936年12月22日)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472
(1936年12月22日)	
给阎锡山的信	474
(1936年12月22日)	
致南汉宸电	476
(1936年12月23日)	
关于胡、曾、关敌南下及我军部署致周恩来电	477
(1936年12月23日)	
关于时局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致周恩来电	478
(1936年12月23日)	
致阎锡山、赵戴文	479
(1936年12月23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480
(1936年12月24日)	
关于坚守固原等处及罗炳辉等均为配合东北军作战之部队致王以哲电	481
(1936年12月24日)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后方致周恩来电	482
(1936年12月25日)	
对张学良杨虎城击破东敌部署的提议	483
(1936年12月25日)	

关于争取陈诚、朱绍良、邵力子诸人致周恩来电	485
(1936年12月25日)	
关于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486
(1936年12月25日)	
和军委电台部分同志的谈话	487
(1936年12月25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488
(1936年12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89
(1936年12月27日)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491
(1936年12月27日)	
给韩复榘的信	493
(1936年12月27日)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	494
(1936年12月27日)	
与教堂订立的协定	495
(1936年12月28日)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496
(1936年12月28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500
(1936年12月31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501
(1936年12月31日)	

给高桂滋^[1]的信

(1936年夏)

培五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一) 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 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

[1]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 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 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1]）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 清润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 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 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 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志士，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蠹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

[1] 井岳秀（1879—1936），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

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7月)

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红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

[1] 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第三次通过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是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告诉他们收到攻占包座的电报。这是电报的部分内容。

目前西方野战军以休养生息为主^[1]

(1936年8月1日)

德怀同志：

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训练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以上意见如得到你的同意，就请你召集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执行。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纪念^[2]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地进行了。如何盼复。

毛泽东

一号十时半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纪念”二字似为“配合”之误。

甘南敌情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意见^[1]

(1936年8月1日)

朱、张、任同志：

(甲) 接占包座^[2]捷电，无任欣慰。

(乙) 王均^[3]正在陕南集中部队，两星期内可达甘南布防，其配置：一部将向天水、秦安、甘谷^[4]，接毛炳文^[5]之防；一部似将向文、武、成、康、西、礼、武、固^[6]各县。该部为第三军，仍辖第七师、第十二师各六个团。毛炳文之第二十四师由秦安、天水、甘谷移陇西；第八师原在定西，该部两师共十团，任务为保卫兰州。鲁大昌^[7]似在岷州^[8]，该部虽有六团，但战力甚弱，其第一、第五、第六团曾被我消灭大半。王耀武^[9]在汉中，接王均防。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

[2] 包座，有上包座、下包座之分，上包座即今达戒，下包座即今包座，又名俄苦塘，位于四川省若尔盖县东部、包座河东岸。

[3]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4] 天水、秦安、甘谷，均为甘肃属县。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6] 文、武、成、康、西、礼、武、固，指文县、武都、成县、康县、西和、礼县、武山、西固（今舟曲），均为甘肃属县。

[7] 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8]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9]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师长。

(丙) 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1]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望酌。

(丁) 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主要是瓦藏寺、莫牙寺^[2]间二十五里路上之两座河桥，及罗达^[3]西边六十里之腊子口^[4]山隘。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腊子口以北即脱离番区^[5]，地势宽敞，人烟稠密，便于部队之休息、整理。

毛 周 彭

[1]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宕昌县西北部。

[2] 瓦藏寺、莫牙寺，即今旺藏寺、麻牙寺，均属甘肃省迭部县。

[3] 罗达，即今洛大，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部，邻近舟曲、宕县。

[4]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

[5] 番区，指少数民族居住区。

关于红军各部指挥权的通令^[1]

(1936年8月1日)

命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保安城卫戍司令。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的通令。

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1]

(1936年8月3日)

接八月一日电^[2]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经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8月1日致电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8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3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这一切，为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1]

(1936年8月5日)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给参加长征同志的信。《长征记》后来在延安出版。

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1]

(1936年8月9日)

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況，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中。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张学良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1]

(1936年8月10日)

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
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致章乃器等及全体救国会会员函

(1936年8月10日)

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救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

不久以前，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了章、沈、陶、邹四先生所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们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你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当立刻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对富农、地主、商人，应当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各党战线的开展，才不至受到阻碍。”

真的，我们应当这样做，而且已经是这样做。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上，经常是忠实于自己的提议和政治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开始后，我们首先向全国一切党派提出，愿意合作抗日。有些人说，我

们的提议只是宣传的作用，而在实际上并不愿意实行这些提议，但是，几年来的事变证明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诬蔑。我们曾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合作。不久以前，当西南派首领发表通电表示抗日的时候，我们宣言同意他们的抗日主张，同时我们向西南派的军政领袖和一切党派与社会团体发表了合作抗日的提议，并郑重声明：我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事实上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一年多以来我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实现我们北上抗日的目的。虽然我们已经到了北方，可是我们想集中河北实行首先直接抗日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今年春季，我们在渡过黄河以后，如果没有驻扎在同蒲路一带十万以上的中央军的封锁与阻挡，是无疑可以实现我们的愿望的。当时若是我们集中力量来冲破封锁线当然可以做到，但是，这样必然使双方受到很大的牺牲，我们为了避免无价值的内战损失，所以暂时渡河回转陕西。在回军以后，不管对我们继续“围剿”，我们再一次地向南京政府、太原阎锡山将军、河北宋哲元将军表示愿意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河北，进行抗日，并要求他们的同意。虽然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我们所始终坚决主张的抗日救国的目的。在民族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继续任何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无论何时也不会进攻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如果他们不向我们进攻，不阻碍中国军队抗日斗争的话。如果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实行抗日，不压迫群众爱国运动，我们准备以自己的一切力量，诚恳地帮助他们。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许反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完全自由。

有人怀疑，现在红军的力量很难单独抗日。又有人说，抗日的

先决条件，是民族统一和内部和平。还有人说，部分的抗战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不这样想。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勇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的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了。我们红军在一切方面都不比东北义勇军薄弱，而北方人民的爱国热情亦不落后于东北人民。如果不是想混乱人民耳目的話，那么就没有根据說红军不能单独抗日。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只是因为当时领导者的动摇不坚定，没有运用紧张的运动战术，没有充分广泛地与人民合作，然而，中国红军是没有这些弱点的，所以我们认为红军能够单独抗日，并不会轻受挫折而能持久抵抗。虽然红军不能期待以现有的力量，达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无论如何，是能单独抗日的。并且在红军继续抗日的过程中，必然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来达到最后的胜利。

如果说，要统一全国力量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要先统一，然后抗日，这是不正确的。应当记得，部分的力量，已能实行抵抗；应当记得，在没有开始抵抗运动的地方，敌人决不让我们集中力量。敌人已经严密监视着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并一省又一省地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在这样情形之下，只有在开始抵抗的时候，才有全国总动员的可能。实行抵抗与全国总动员应当同时开始的。在“和平”状况之下，很难有全国总动员之可能。

你们要求一切爱国运动的自由，而敌人必然马上用武装来压迫爱国运动，很明显地，战争就不可免了。现在情况日益危急，如果

不立刻开始抗日战争，全国统一自卫与全国总动员必然益加困难，如果坐失时机，甚至将无统一自卫与总动员的可能。就在今日，全国总动员已经不能包括东北和北方的一部分区域了。这样继续下去，敌人可以组织更多的汉奸军队，可以宰割中国更大的区域，可以夺取一切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那时，我们的总动员将只能在很小一部分的领土上与乡村区域中实行。难道现在还可以用统一未成、准备不足等借口来延迟对日抵抗吗？

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准备，可是我们反对借准备之名，行不抵抗之实。任何抵抗斗争，决不会阻碍准备与总动员的工作。任何抵抗的本身就是极大的动员，上海与长城抗战的经验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敌人监视之下进行秘密准备工作，须花费几年时间所达到的成绩，也许在抗战开始以后，只要几个星期就能达到。而且秘密准备所培养的力量，决不能补偿同时间损失的力量，更不能达到敌人在同一时间所可聚集与准备的力量。

有人说我们的单独抵抗，破坏了他们的抗日总计划。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所谓“抗日总计划”是什么。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落后的人迅速赶上我们，还未准备抗战的军政首领和党派立刻和我们一块进行抗日斗争。没有任何根据来要求我们拒绝抗日政策，停止抗日行动来适合这些“批评家”的纲领和行动。

对日抗战将是长期残酷的战争，不经过千百次的苦战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在长期苦斗的当中必然可以动员与集中全国的一切力量，而决不能把抗日战争延迟到动员与集中完成以后。

因此，我们要求立刻开始对日抗战，首先把红军集中河北，使红军能最先开始对日抗战，我们反对利用任何借口延缓和避免对日抵抗。竭诚希望你们帮助实行这些要求。

为了集中国力去对日抗战，我们在各方面改善了苏维埃法律与工作。除了把工农政府、工农红军改成人民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红军外，在苏维埃选举法上，补充了一切小资产阶级职员、自由职业者、专门家和小商人与小企业主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布在苏维埃区域内一切政党、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均享有公民权。欢迎一切愿意共同抗日的党派、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已经通过决议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话，我们并不拒绝与他们联合。不没收大小工商业者的财产与工厂，并保护他们的企业，帮助他们发展，以增加苏区抗日运动所必需的物质供给。不没收积极抗日的军官与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邀请一切失业军官、兵士、职员、专门家到苏区来，并给予他们以适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干。特定办法优待俘虏的军官和兵士，愿意归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在苏区共同抗日的，便给予工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征收不重的统一累进税。

这就是在我们苏区通过的和施行的政纲。我们决不敌视民族中反日的阶级。红军将来进入抗日友军的区域，在友军遵守协定之下，红军同意遵守友军所规定的法令与规律，并不干涉友军区域的地方行政。关于劳资关系问题，规定了改良工人生活最低条件，按照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形，订立劳资协定，劳资双方必须遵守，并避免不必要的罢工、怠工。过去监督生产、工人领导工厂的法律，已经取消了。劝告工人不提出超过本企业能力的要求。在非苏维埃区域，我们主张必须改善工人生活，但希望不加深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相信争取海关自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对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有利益的。相反的，在帝国主义继续进攻之下，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能期待自己情形改善。劳资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之上的。

至于现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区域的游击队，还未能执行我们在最近所通过的法律，这是由于有许多的阻碍，使他们不能得到我们的指令。此外，残酷屠杀的围剿是可以激起某些报复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我们肯定希望立刻改正这些游击队的错误。可惜得很，我们还不能马上执行这些条件，因为决定的力量不在我们。我们认为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无条件地尊重并实行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批评、意见与要求。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问题，我们愿意服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民主的决议。

当然，我们的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我们愿意牺牲一切力量来拥护这些运动与组织，以便与一切党派和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共同斗争，挽救中国人民的危亡。我们的党员，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所通过的规则、纲领和决议。同样，在实际工作上，甚至当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的时候，也无条件地服从大多数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不会与这些组织中的其他派别对立和竞争来争夺群众与领导权。相反地，我们愿意拥护任何派别的彻底反日的领袖，使他们能毫无阻碍地在群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党员愿意在他们领导之下工作。为了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发展与胜利，而且需要一切联合力量的胜利与发展。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各政党各阶级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级和某一政党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应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官吏能够抗日的，我们完全愿意与他们联合。因此，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和各地政府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

并且反对宗派主义、包办把持操纵等方式以及现在有些青年分子在实际上采用的强迫群众参加救国运动的方法。

最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党派了解抗日救国的任务，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都是不重要的。可是有人重视其他问题的许多意见，因此，就产生许多冲突和矛盾。我们完全愿意改变这些缺点。如果我们的党员在救国运动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希望其他党派的领袖和青年，本着救国热忱，互相劝勉。我们相信，如果为了抗日救国的必需，排除一切相互的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那么全民统一战线就可胜利完成，并可保证广泛光明的前途。依靠着统一战线力量发展的程度，不只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而且经过统一战线运动的一定阶段可以使中华民族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并达到全中国的真正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决不是一个很短的暂时的现象。当然，在统一战线的各个阶段上可以有个别的人发生动摇，叛变与逃走，但是这决不能认为是统一战线的破裂。

现在统一战线比之一九二七年还有更明白的前提和更巩固的基础，因为现在民族危机比之一九二七年百倍地加深。一九二七年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反对内部敌人（反对北洋军阀），现在统一战线是反对外部敌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脱离统一战线的人们，还能组织半独立式的政府。而在现在，哪一个要脱离统一战线或者不参加统一战线，他再也不能建立半独立式的政府，并不能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找到拥护。并且，一九二七年的经验，对于任何阶级都不能机械地运用。因为现在国际的与国内的形势，比之一九二七年已有了急剧的改变，而有利于全民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统一战线的前途毫不悲观，这里没有任何可以悲观的根据。我们为了统一

战线的事业，不害怕被其他党派利用，因为我们有考虑过坚决抗日纲领。我们愿意与一切抗日讨贼的政派组织合作到底。

但是，现在最危险的是有些人幻想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很明显的，武力统一就是不断的内战。如果我们回忆袁世凯及其他军阀武力统一计划的失败，就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前途是如何的黑暗。而在现在条件之下，在任何方面，武力政策危害中华民族的程度，都远超过于当时。不幸有些人对于这样的政策，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还有人企图以另一“集中战线”来对立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统一战线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你们说过去的争论是在于抗日斗争的方法和“安内”“攘外”的先后。我们觉得，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有些人在民族叛徒与民族英雄之间动摇，在抵抗与投降之间选择道路。我们不相信那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安内”政策造成怎样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还这样坚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呢？我们不反对统一，我们反对的是国内战争与民族叛徒。我们认为今天中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一切党派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起来，实行抗日，并服从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治。如果不走这一条道路，而想用武力统一，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统一，只有更加使中国分裂和破坏。仅就这一原因，我们就反对这样的企图。我们拥护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抗日与民主的方法来统一中国。我们愿意服从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任何全国大会的决议，并主张把一切问题提到这样的大会去解决。并且我们同意把是否应当在全中国施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让全国人民实行民主地解决。

但是我们应当声明，南京政府在今年五月五日所公布的宪法草案和国民会议的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我们认为是完全反民主的。

我们不承认根据这些法律所选举的国民会议有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权利，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国民会议的选举，我们与全国人民都不应服从这样“国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认为这一“国民会议”的存在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同意参加任何真正合于民主原则所创立的人民代表机关。

最后，我们希望你们和各地一切救国组织派遣代表来参加苏维埃政府，我们希望你们介绍其他政党派别的代表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谈判。一切愿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代表，都请直来苏区，保证不会有丝毫的危险。如果在苏区外任何区域也保证我们的代表不受危险的话，我们愿意派代表到其他区域去进行谈判。

我们诚意地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此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致刘鼎电^[1]

(1936年8月11日)

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广泛宣传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胜利^[1]

(1936年8月11日)

彭，林，叶，左、聂，徐、程，宋、宋，李，阎、蔡，谢、刘，戴，郭，钟^[2]：

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3]及西固^[4]附近，西岷大道^[5]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6]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叶，指叶剑英，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李，指李夫克（李富开），当时任第一作战区参谋长。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兼第二作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刘，指谢嵩、刘幼安（刘攸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戴，指戴季英，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武装部部长。郭，指郭宝珊，当时任红军第三作战区总指挥。钟，指钟赤兵，当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第六作战区部长。

[3] 哈达铺，镇名，位于今甘肃省宕昌县西北。

[4] 西固，旧县名，即今甘肃省宕昌县。

[5] 西岷大道，指甘肃西固（今宕昌）到岷县的公路。

[6]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1]，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毛
十一号

[1] 指1936年8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发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的电报。该电通报了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情况，号召全军准备热烈欢迎3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1]

(1936年8月12日)

朱、张、任同志：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有如下的建议：

(1) 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2]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2) 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3) 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林育英（张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凯丰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

[2] 指东北军。

李忠^[1]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步芳^[2]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3]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4]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困难。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4) 巩固内部的计划如下：

甲、陕北、甘北、宁夏新老苏区之巩固及三个方面军之扩大与巩固，使之成为西北局面之坚强的领导中枢。

乙、甲军政治上的改造与军事上的立于不败之地。

丙、陕、甘、青三省各部统一战线的完成，三省反动分子肃清，三省民主纲领之初步实现。

丁、以上步骤的实现，使得西北局面政治上军事上均置于巩固

[1] 指于学忠。

[2] 指马步芳。

[3] 指青海马步芳。

[4] 即张学良。

的地位，一方面足以防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转向西北之可能的进攻，足以防御日本向宁夏进攻而打断其隔离中苏关系之企图；另一方面，作为出兵绥远之准备，并准备使陕、甘、宁、青四省抗日革命化转向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5) 甲乙两军^[1]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实行抵御德王^[2]与李守信蒙伪军之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日运动，使之进到更高的阶段。

(6) 所有以上各个步骤，都是为着形成并巩固西北国防政府，用此国防政府去推动全国统一战线，造成全国国防政府的基础。

(7) 甲乙两军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对于南京的策略，适用统一战线的一般原则：

甲、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

乙、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丙、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丁、防御时用反对卖国贼捣乱抗日后方口号，进攻时用反对卖国贼拦阻抗日去路口号，但不论何时，均取一面作战一面讲和政策。

[1] 指东北军与红军。

[2] 即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

戊、向白军进行统一战线，注重其上级官长。

己、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庚、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又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便利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求得党在全国活动的便利，求得人民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求得创造西北局面的便利。

辛、不可忘记对于真正敌人之革命的警觉性。

(8) 以上意见请三兄考虑电复。

洛 育 恩 博 稼 怀 凯 泽

八月二十日

致左权、聂荣臻电^[1]

(1936年8月12日)

红军大学第一、二两科拟于十月底开始上军事课；第三科过去两个月着重政治，下半期始军事政治并重；目前军事学习尚未开始，不宜调给教导营教员。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致左权、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8月13日)

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休养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大根据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2]二部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固原、海原地区会合。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第七纵队司令、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

对白军俘虏着重施以政治教育^[1]

(1936年8月13日)

彭，刘，左、聂、朱、邓，徐、程、王，宋、宋，阎、蔡，萧，李，谢、刘，钟，郭，黄^[2]：

甲、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因此特规定：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刘，指刘晓，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左、聂、朱、邓，指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徐、程、王，指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兼第二作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李，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省委军事部政治委员。谢、刘，指谢嵩、刘幼安（刘攸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钟，指钟赤兵，当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第六作战区部长。郭，指郭宝珊，当时任红军第三作战区总指挥。黄，指黄春圃，即江华，当时任关中特区军事部部长兼第一作战区司令员。

1. 凡遇大批俘虏，必须选出一部优秀官兵施以特殊训练。
2. 各个战线上的零星俘虏和投诚的应全部留下训练，概不立即放回。
3. 训练机关，以一部留前方各政治部训练，一部送后方总政治部抗日战线部。
4. 训练内容着重讲统一战线、白军工作。
5. 训练好后应即派出做白军工作，并着重上层活动与军官来往。

乙、为适应目前工作开展，望分别将两马、何、董、沈、王^[1]及两高、汤、杨^[2]各部俘虏和投诚官兵现留在前方各政治部者，一律送来军委训练。

毛 周 杨

十二日二十四时半

[1] 两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董，指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十七军军长。沈，指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沈克纵队司令兼第一〇六师师长。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

[2] 两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杨，指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攻占岷州战略上十分有利^[1]

(1936年8月13日)

朱、张、任同志：

如能攻占岷州^[2]城，则打马^[3]打毛^[4]打王^[5]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速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6]，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7]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如何，望酌。

毛 周 彭

十三日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岷州，即甘肃岷县。

[3]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府代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二军军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5] 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6] 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7] 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给杜斌丞^[1]的信

(1936年8月13日)

斌丞先生左右：

仲节君回，盛称德意，并聆抗日救国宏论，无任钦迟。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2]质量之改组，凡此种种，愈见日寇之变本加厉。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3]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

[1]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对促成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过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7年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2]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而设立的政权机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区域来达到并吞华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相继签订丧失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于同年12月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3] 虎臣，即杨虎城。

勉之。特派张同志^[1]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云山在望，延企为劳，诸惟心照，不尽。即颂
日绥

毛泽东 手启
八月十三日

[1] 指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4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牺牲。

给杨虎城的信

(1936年8月13日)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1]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2]，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

[1] 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准备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

[2] 肤，指肤施，即延安。洛，指洛川。

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给王世英的信^[1]

(1936年8月14日)

必须向宋哲元及国民党军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2]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1] 这是毛泽东致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信的主要内容。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刘少奇，当时为中共中央派驻华北局的代表。

[2] 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

给宋哲元的信

(1936年8月14日)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1]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2]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3]汉奸成分之增加，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

[1] 刘子青，当时是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

[2]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蒙古王公。1936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3]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1935年12月在北平设立的政权机构。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资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1]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2]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

勋祺

弟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1] 张金吾，即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2] 鲁韩，指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绥傅，指当时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晋阎，指当时国民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给宋子文^[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2]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选，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嚶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1]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2] 董健吾（1892—1970），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给傅作义^[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作义先生主席勋鉴：

涿州之战^[2]，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3]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4]，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

[1] 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他正指挥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对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进攻。

[2] 涿州之战，指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晋军傅作义部和奉系军阀部队之间在河北涿州进行的攻守战。在奉军的猛烈围攻下，傅部孤军坚守涿州城3个月。

[3] 李守信（1892—1970），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任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1873—？），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

[4] 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退位，1932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

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给易礼容^[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韵珊兄：

还是在五年之前，从文亮^[2]口中得知吾兄尚未忘记故人，那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你，不知寄到你手否？近有人来，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我听了非常欢喜。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兄之苦衷，弟所尽知。然今非昔比，救国自救只有真诚地转向抗日革命工作，这个意见不知能得兄之完全赞成否？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如有进一步办法，希望能建立秘密联系，可以时常通信。李鹤鸣王会悟^[3]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

[1] 易礼容（1898—1997），乳名闰三，有时写成韵珊，湖南湘潭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1936年在上海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2] 文亮，即许文亮，易礼容的内弟。1923年以前曾在长沙文化书社工作。1931年去江西苏区，不久牺牲。

[3] 李鹤鸣，即李达，当时是北平大学教授。王会悟，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工作。

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文煊^[1]还在你身边否？她好否？一同致意。弟躯体如故，精神较前更好，十年磨炼，尚堪告慰。临书仓卒，不尽欲言。敬祝健康

杨子任^[2]

八月十四日

[1] 文煊，即许文煊，易礼容的夫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在长沙文化书社当会计。

[2] 杨子任，即毛泽东。

关于筹款的训令^[1]

(1936年8月18日)

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1] 这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联名发布的关于筹款的训令。

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1]

(1936年8月19日)

我们对哥老会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关于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昆、袁国平电^[1]

(1936年8月22日)

红校第三科游击连应暂勿毕业，继续学习至明年一月一日与三科其它连队同学同时毕业。一、二两科因学习内容较多，毕业时间延至明年二月一日，每日上课时间改为四小时，各课进度加快，学习军事时间应提前。全国图书目录望交人带来，应买之战略、战役、战术书籍请先电告。

[1]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致红军学校校务部长周昆、训练部长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

征询对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 作战部署的意见^[1]

(1936年8月22日)

彭：

下列各点请在今明两日考虑见复。

1. 据调查宁二马^[2]共有步兵二十个团、骑兵八個团。这个数目属实否。
2. 黄河结冰期究有三个月，还是两个月。
3. 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3]、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少用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二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

[3]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4.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1]敌，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作战结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毛
二十二日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

(1936年8月25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2]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倡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

[2]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5年8月1日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原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

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2]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公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

[1] 指1935年11月25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由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深榆、蔚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的傀儡政权，成立时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而使河北省东部的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2] 1936年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蒙古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公开投降日本，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在嘉卜寺（今内蒙古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了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

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

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

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

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的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中國國民党中央委員會總幹事并兼中國之民族關係
院總大堂：

自從本院及總統大政府和紅軍取勝後即被國會
意欲廢止，迄已一月有半。本院不欲與政府與紅軍對抗
而欲民族統一或聯合全國各農民階級一致抗
日的立場，雖然當時全國西中國領袖皆因人財的問題
但自賣魯各農政部長陳光武等極力主張，故其神
聖的民族自衛戰爭奮鬥今天還未獲勝。而日曆則已
深秋重入，寒氣逼人，海內不憚勞碌在田耕作，全國猶很
不可終日；立時全國全民民族的路火危險，更全是由於
喪失及賣魯，政府如不採取積極的政策，現在是亡
國滅種的禍變開头了，本院不得不由公費突再一次的
大聲疾呼：立時停止大戰，暫行全國聯防抗戰，或總
動員肅匪除奸，停止槍炮，抵抗日本特務的
謀殺，保持不抵抗，中國人民的士氣，抵抗全國人民的
水深火熱之中，如眾志成城，同心戮力，不犯向內敵
槍口頭顱向小，不把溫良的政策轉到我國，不犯
分離的骨肉轉到國外，不把溫良的將軍派到國一
頭禪惡之輩，不挑撥搗亂，而使人民出生入死，蒙受的惡
名，並將惡名挽回。為了立時保國，我們將以總理
頒獎勵數萬長槍，他日出兵中國，庶免空手完負
之說。

據了解民二中全會宣傳及領導委員會上知了任她擔任之職，她原為民二中任教師於本校工作，其生靈應做些諮詢問題，你望設法請她回校說明，並請她到民大公山和平未利與金德她幫她實行公私主細平，牺牲來到最後一死不枉道短生的對外政策，並沒有作過極致政變，這時若在西寧軍人制本報不是非常失望的。——青。

斯密最長的觀點，曾經在過去三、五十年被批評，
歸結了斯密的論點。當時對於斯密的批評，說他就是
一個保護耕土主地主的政策家，但何謂地主呢？我們
就讀土主地主，我們就說土地是私有財產，所以土主是任
何個富有的領土主私有的財產，並能非不收地主的財產
領土主地主的財產。這兩句話的，假如有人深究我們
錢財源流，你得管它耕土主私有的財產，就是我們
不能容忍的財產，就是所謂的私有財產的時候。薄
西蒙就說這種解釋是完全錯誤的，而對牛頓氏民
始終不懂如何解釋那幾句私有財產的問題，他說他
性的最後回憶，他的財產，我們就該尊重土主的
這種解釋，聽之之後更明白這才真是一般所謂財產
概念的進一步。然而薄西蒙要重申說這件財產，根本
上依然不能滿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這在於是在
自己私有財產中又怨恨。半生來所失的財產，用這半生來
半生裡放時間，此其後者，但說他根本不如說這半生
最恨之以制財物修造，在於一錢的財產。所以說他根本

通志稿卷之三

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中国的梦想在计划，除了割裂全中国的力量以外从早开始就破坏外，这次不光是武力的，他的侵略方式仍被更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从反所謂“經濟擴張”的表示，他竟不买田地他要停止侵略，而正是给了侵略于侵略。所以如果以為冀鲁豫三省土匪，日寇一喘着直飞至北王者的继续侵略，而而以为和平遂有了希望，那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顿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以偷居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声尚未施望的时候，华北的草草又大踏步的侵入这次了。被逼辞归的张学良各处宣传特务机关之流，又在冀晋豫三省立威，坐待此其时便分兵，在四川强横的争权，激起了大规模的军阀的巨浪。华北战火之微，只被山西单兵之欲制，二十九军始的暂时有小规模，华北局势已烟熏火燎。由是军事政局国际游吹起来，莫衷一是销声匿迹，谁乱不入。由是的慷慨捐躯当然血肉，但冀晋豫于被攻，政府各种组织中，所向皆空，又至强嘴头想消灭中国的情形，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抗战或不成功已经显明的指出了，战争的前奏曲完全定调了。

襄定二中公会暨中華學生聯合會申說：「襄生之先決條件，乃在集中一切壯圖力盡於半決指揮之下。吾一諾既與，請即照此執行。」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部分)。

关于向南京进一步谈判等问题 致潘汉年电

(1936年8月25日)

小开兄：

甲、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兄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受领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乙、向李毅^[1]说明这种谈判的成功，对于甲乙两军合作有大的帮助，将使两军合作更加密切，而不是不利于合作，并要求李毅于外出活动时，注意督促南京与我们迅速成立谅解。

丙、对李、白^[2]代表暂时抑留在西安，但不可向他作具体表示。李毅对之亦然。

丁、我们与杨虎臣谈判交通、工商问题，张文彬如到，速查其交涉程度，并请李毅向杨交涉，务在日内将肤施、洛川间交通恢复原状。

戊、张子华如尚在西安即与同来，特别注意将他手中之曾养甫亲笔信及密码带来。

己、为求迅速，要求李毅派飞机送你至肤施，要李向杨交涉保

[1] 即张学良。

[2] 即李宗仁、白崇禧。

护，以利与南京谈判。

庚、需款甚急，三万元速送来。

赵东

八月二十五日午速复

致陈绍禹电^[1]

(1936年8月25日)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王明）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1]

(1936年8月25日)

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的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

给林彪^[1]的信

(1936年8月26日)

林彪同志：

你的信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就是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还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请你与瑞卿^[2]同志考虑这个问题。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布礼！

毛泽东

二十六日十四时

[1] 林彪，当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

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1936年8月26日)

小开^[1]兄：

(甲) 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李毅^[2]兄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乙) 你来信及南京密码今日收到，但张子华^[3]未到。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但如不能取道肤施^[4]，则往返需时过久。能否取道肤施，即复。

东^[5]

二十六日二十二时

[1] 小开，指潘汉年。

[2] 李毅，即张学良。

[3] 张子华，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员。

[4] 肤施，指延安。

[5] 东，即毛泽东。

冬季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 行动方针^[1]

(1936年8月30日)

朱、张、任同志：

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我们有下列意见。

甲、情况

- (一) 日本向绥远^[2]有急进势。
- (二) 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
- (三) 广西与南京的斗争尚未解决，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时，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
- (四) 成都感日近万民众暴动^[3]，打死日人二，打伤日人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后，将继续增兵西北和进一步分化东北军这一情况，对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冬季以前的部署作了调整。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日本为向中国腹地刺探情报，继在九江、武汉等地设立领事馆后，又要在成都、昆明等地设立领事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1936年8月24日，成都万余学生和民众举行抗议示威，愤怒的群众打死日本人两名，打伤两名，并捣毁日本人居住的大川饭店及经营日货的交通公司和益晋、恒宝商号。感日，系韵目代日，指27日。此处时间有误，应为24日。

本有借此大举压迫中国之势。

(五) 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

(六) 胡宗南^[1]之钟松^[2]旅开始由郑州向兰州开。

(七) 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3]之企图。

乙、我们的基本方针

(一) 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二) 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

(三) 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

(四) 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

(五) 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丙、九至十一月的具体部署

(一) 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南北地区，一部保卫定边、盐池、豫旺^[4]、环县苏区，一部保卫陕北苏区，另一部保卫关中苏区（泾水、环水、洛水之间）。

(二) 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2]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二师补充旅旅长。

[3]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

[4]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但岷州^[1]如无法办法夺取，则用少数监视之。

(三) 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2]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

丁、上述部署的利益

(一) 一方面军主力出至海原、靖远地带，四方面军出至武山、通渭地带的结果：一面使得李忠^[3]三个师有所借口，全部控制兰州、定西地区，李仁李义^[4]之一部得由平凉向西延伸，控制隆德、静宁、会宁等城；一面使得毛炳文^[5]离开兰州，吸引之于陇西地区，相机给以打击，吸引宁夏二马^[6]部队向中卫及以西地区，并相机给以打击，使定、盐、豫苏区不受威胁。

(二) 二方面军向东的结果：首先吸引钟松旅于陕甘交界，使之无法西进；其次相机给王均以打击；其次把陕南苏区与甘南联系起来。

(三) 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

[1] 岷州，指甘肃岷县。

[2]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3] 李忠，即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十一军军长。

[4] 李仁，即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李义，身份不详。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6] 二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

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此外，在保护甲军^[1]与李毅^[2]，使不受蒋介石可能的打击，以及解决给养补充问题，都是必要的。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见复。

育 洛 恩 博 泽

八月三十日

[1] 甲军，指东北军。

[2] 李毅，即张学良。

戏赠周小舟联^[1]

(1936年8月)

江河移胯^[2]下；

蚂蚁做波臣^[3]。

[1] 1936年8月，周小舟从延安启程去新疆宣传抗日。新疆军阀盛世才心狠手辣，不好对付。临别时，毛泽东见小孩撒尿，触景生情，吟成这副对联相赠，鼓励他藐视困难，勇往直前。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原名怀求，化名元诚、西苇，1937年由毛泽东改为现名。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毛泽东秘书。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因被迫害自杀。

[2] 胯，腰的两侧和大腿之间的部分。

[3] 波臣，指水族。古人设想江河湖海中的水族也有君臣之分，其被统治的臣仆奴隶，称为波臣。

给王以哲^[1]的信

(1936年8月)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

[1] 王以哲（1896—1937），字鼎方，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9月1日)

(一)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 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三) 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的，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

(四) 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

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出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对他们的错误决不放弃批评的自由。对蒋方应指出用内战决不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争论，应付之全国人民的公决。

(五) 在对付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种态度最能争取广大抗日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在国民党区域中也便利我们的活动。

(六) 关于建议“国共合作”的宣言，下次交通即带上，到时广为翻印，分发南京及各省党政军学商工农各界。

中央

九月一日

关于取消敌对行为互不侵犯等问题 给孙蔚如的信

(1936年9月3日)

蔚如军长勋鉴：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两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之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之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另付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并祈省察。匆此，顺颂勋祺。

虎城先生即此致意。

弟 毛泽东敬启

九月三日

陝西、甘肅、宁夏各苏区情況^[1]

(1936年9月4日)

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鼎电^[1]

(1936年9月7日)

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致宋时轮等电^[1]

(1936年9月7日)

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蔺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

[1] 这是毛泽东致宋时轮并转贾拓夫电的主要内容。

给邵力子^[1]的信

(1936年9月8日)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2]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3]，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

[1] 邵力子（1881—1967），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平未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2] 《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1919年创刊，由邵力子主编。从1920年起，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去广州，国民党右派分子逐步控制了《民国日报》，《觉悟》的面貌随之右转。

[3] 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金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给王均^[1]的信

(1936年9月8日)

治平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2]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顺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八日

[1] 王均（1891—1936），字治平，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 朱玉阶，即朱德。他和王均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

给朱绍良^[1]的信

(1936年9月8日)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2]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3]，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九月八日

[1] 朱绍良（1891—1963），原籍江苏武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主任。

[2] 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并入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在陕北进攻红军。

[3] 指蒋介石。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1]

(1936年9月8日)

朱、张、任同志：

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2]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乙、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丙、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王^[1]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丁、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于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与蒋有联系，张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

戊、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己、德怀在前线指挥野战军，育英^[2]在环县进行东北军工作，我们在保安。

洛 恩 博 泽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1] 毛，指毛炳文（1891—1970），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1891—1936），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 育英，即林育英（1897—1942），又名张浩，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11月回国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林育英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 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1]

(1936年9月8日)

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毛炳文的信^[1]

(1936年9月8日)

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

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1] 这是毛泽东致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信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10日)

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9月10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致贾拓夫电^[1]

(1936年9月10日)

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1] 这是毛泽东致贾拓夫电的主要内容。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给彭德怀等的信^[1]

(1936年9月11日)

彭、刘、富春：

- (一) 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
- (二) 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
- (三) 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
- (四) 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毛 周 博
十一日十六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中国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和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信。

占领宁夏的部署^[1]

(1936年9月14日)

朱、张、任三同志：

甲、国际^[2]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3]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4]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5]。

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宣布解散。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做过许多指示。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甲乙两军，指东北军和红军。

[5]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一) 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二) 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1]，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2]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3]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 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 由陕北派出游击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宁夏马^[4]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

[1] 西兰大道，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2] 硝河城，镇名，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

[3] 宁安堡，镇名，为宁夏中宁县县治。

[4]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

已、请兄等考虑电复。

育英 洛甫 恩来 博古 泽东

九月十四日十八时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9月15日)

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致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聂荣臻部应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1]

(1936年9月15日)

彭：

甲、李毅^[2]无被刺事。他应与南京保持统一，但应准备万一时的防御阵地。

乙、胡师^[3]补充旅进兰州，不是去甘凉肃^[4]。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四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

丙、聂荣臻^[5]部应直下静宁、隆德间策应，尔后应迫近固原、瓦亭^[6]线活动，使该线敌军不敢北进。

毛

十五日十二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

[3] 胡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

[4] 甘凉肃，指甘州、凉州、肃州，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5] 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6] 瓦亭，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南部。

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意见^[1]

(1936年9月15日)

朱、张、陈同志，并致任、贺、刘^[2]：

战略建议电^[3]发出后，适接十三日二十时电^[4]，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5]为中心之隆静会定^[6]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7]军占领该线。^[8]以一部附电台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总指挥。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即《占领宁夏的部署》。

[4] 指1936年9月13日20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电报。电报建议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向静宁、会宁地区，南同红军第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红军第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县、两当、凤县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牵制王均，吸引胡宗南。

[5] 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省静宁县西北。

[6] 隆静会定，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和定西。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8]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在“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之后，还有“此是最重要着”几字。

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1]，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2]三城必被马^[3]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请斟酌。

毛 周 彭

九月十五日

[1] 隆定大道，指甘肃隆德至定西的公路。

[2] 定盐豫，指陕西定边、宁夏盐池和豫旺（今同心县）。

[3]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

(1936年9月15日)

朱、张、任同志：

甲、蒋桂妥协。李宗仁为绥靖主任、五路军总司令。白崇禧^[2]调南京。胡宗南^[3]编入第七路军，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十八日全部到咸阳，四十三、九十七两师随后开来，尔后配置于静宁、会宁、定西、兰州线，配合川军及毛王^[4]等军向岷州^[5]压迫。

乙、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

丙、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收电人是朱、张、任、陈、王。陈、王，指陈昌浩、王树声，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和副总指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副总司令。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5]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渭水以南留小部队活动。以上建议请考虑。

毛 周 彭

十五日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1]

(1936年9月16日)

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阻滞胡宗南部西进^[1]

(1936年9月17日)

彭：

胡宗南^[2]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3]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4]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5]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如何，盼复。

毛

十七日十二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3]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4]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5] 静隆大道，指甘肃静宁至隆德（今属宁夏）的公路。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9月17日)

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
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
内控制界石铺，我野战军昨日在固原北消灭骑六师主力，现令其向
南进展策应你们。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应以红一军团一部先占界石铺^[1]

(1936年9月17日)

彭，并报聂^[2]：

界石铺既无敌，一师应以一个团附骑兵一部在明日确实占领之，并向东南游击，以待四方面军来接替。否则胡宗南^[3]先占该地大为不利。另派一部直达隆德、静宁道上扰乱。

毛

十七日十五时半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率该军团第一师前出静宁、隆德，策应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 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9月17日)

(一)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城〈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就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的身上了。

(二) 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发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不』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

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损害，而且日寇不〈还〉巩固了它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分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它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复〈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

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着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种〈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有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赞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与〔组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五)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式〈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残〈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 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起

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 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虽然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它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地〈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这种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他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

“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 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红军的领导成分，那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使在

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保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十) 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的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论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能』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给宋庆龄的信

(1936年9月18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央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央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1]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2]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央人员，如吴稚晖^[3]、孔

[1]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2] 指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3] 吴稚晖（1865—1953），江苏常州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在1937年至1950年的国共斗争中，扮演积极反共的角色。

祥熙、宋子文、李石曾^[1]、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1]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曾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给章乃器、陶行知、 沈钧儒、邹韬奋^[1]的信

(1936年9月18日)

乃器、行知、钧儒、韬奋先生：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2]，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

[1]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爱国民主人士，律师。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曾先后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当时他们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

[2] 1936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7月15日，他们四人联合署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

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1]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致

抗日救国的敬礼！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1] 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一军团主力暂在现地待机^[1]

(1936年9月18日)

彭司令员：

两次电^[2]达朱张，要其速占界石铺，尚未得复。打击胡军^[3]，须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在其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一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如能在固原北部再给何柱国^[4]一个打击，使后路无被切断之虞则更稳妥。将来进攻宁夏，一方面军只能从盐池、豫旺、同心城分路前进，而以同心城以西划为四方面军之作战线，故后路保持甚为重要。请酌行。

毛

十八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17日12时毛泽东、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1]

(1936年9月19日)

朱、张，并致任、贺^[2]：

篠申电十九日十二时收到，敬复如下：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3]同志亦亲从定远营^[4]汽车路走过。他们从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总指挥。

[3] 邓小平，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26年底他从苏联回国，曾经定远营到银川，后又从银川到西安，在中山军事学校工作。

[4]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即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

丁、据宁夏同志云，宁夏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1]三州等坚固城池。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向李毅^[2]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从中卫到红水^[3]、永登，沿黄河西岸并不通过沙漠。

戊、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距今还有七十天左右。此七十天内，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中宁县在金积县西南）及金积之一部，粮食不成问题。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准备十二月初渡河。

己、因马鸿逵^[4]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5]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6]，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

[1] 甘凉肃，指甘州、凉州、肃州，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3] 红水，位于甘肃景泰县北部。

[4]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5]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八十四师师长。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八十六师师长。

[6]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1]，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庚、据最近调查，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下均结冰。

辛、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七十天内逐步北移，至十二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2]，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

壬、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毛 周 彭
十九日十五时

[1] 马步青，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纵队兼第二防守区（新编第二军）骑兵第五师师长。

[2] 宁城，即今银川市。银川旧为宁夏府治，称宁夏城。

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夺取宁夏^[1]

(1936年9月19日)

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1] 1936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着重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特别强调了夺取宁夏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发言的一部分。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1]

(1936年9月21日)

朱、张、徐、陈，任、贺、刘、关同志：

来电均悉。

甲、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

乙、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的意见^[2]，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3]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以毛、彭、王^[4]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5]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指挥贺龙、随营学校（稍后改称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电报。

[2] 指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1936年9月19日22时致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该电提出“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的建议。

[3] 这里指的六人军委主席团后因情况变化未成立。1936年10月10日20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领导人电中，确定：“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4] 毛，指毛泽东。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5] 朱、张、陈，指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

三同志一起工作。

丙、主席团地点暂时以在同心城^[1]附近为适宜。

英 洛 恩 博 稼 泽

九月二十一日

[1] 同心城，当时属宁夏省豫旺县，1938年豫旺县改名为同心县。

给蔡元培^[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子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

[1] 蔡元培（1868—1940），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早年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主盟员。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子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伧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

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濂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2]，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

[1]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927年国共分裂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组织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两广事变时，曾赴广西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1948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1949年一度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同年12月去美国。1965年7月回到北京。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

[2] 指1936年两广事变中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议和避免战争一事。

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给蒋光鼐、蔡廷锴^[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憬然、贤初先生勋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兄我双方合作救国^[2]之时，又已整整三年矣。而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然而国际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弟等则转战南北，接近了抗日阵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即国民党内部亦有了若干开始的转变。凡此都是不同于昔

[1] 蒋光鼐（1887—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人。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与蔡廷锴等指挥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参加指挥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期间，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

的新局面。驱除日寇，挽救危亡，为期实不甚远。敝党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提出了新的具体方案，检呈一份，敬祈审察。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1]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2]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如兄方以为尚有需磋商增改之处，不妨往复商洽，使臻完善，然后签订。总之，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钱寿康先生南旋，托致手书。海天在望，不尽依迟。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1]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方面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全文共8条，主要内容包括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为，互相合作，唤起民众，实行对日武装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个协定草案，当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

[2] 陈真如，即陈铭枢。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赴欧洲游历。

给于学忠^[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责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2]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

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1]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2] 彭雨峰，即彭雪枫，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23日)

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鼎电^[1]

(1936年9月23日)

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给李济深的信^[1]

(1936年9月23日)

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1] 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希望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4日)

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为使胡宗南部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 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1]

(1936年9月24日)

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掠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

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复任弼时等电^[1]

(1936年9月24日)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复任弼时、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5日)

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阻止胡宗南西进确保界石铺^[1]

(1936年9月25日)

彭，并告聂：

(一) 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2]，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

(二) 但目前阻止胡^[3]敌西进仍属重要，十三团已否归还第一师，如未宜先派去加强之，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此外是否可用一军团主力及八十一师占领固原、镇原线，威胁平凉、瓦亭^[4]，请酌复。

(三) 二方面军如何动作，我们正考虑与电商中。

毛

二十五日十四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瓦亭，镇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南部。

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 隆静会定大道^[1]

(1936年9月26日)

朱、张：

确息：胡宗南^[2]部到咸阳未动，其后续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3]，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英 洛 恩 博 稼 泽

二十六日十二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3] 隆静会定大道，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定西间的公路。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6日)

国焘动摇，老总^[2]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3]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老总，指朱德。

[3] 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

与南京谈判重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

彼方^[2]又来电，来着重弟等前电所指地区正作一切准备^[3]，兄等二十六日十二时电之估计并非事实。

(甲) 与南京谈判系国际指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乙) 李毅^[4]与我益加接近，杨虎城亦与我们实行停战，李、白^[5]有代表来求订抗日协定，华北大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均接洽中，马步芳亦有妥协线索，唯马鸿逵坚决反动，我应集力消灭。

(丙) 宁夏人口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

[2] 彼方，指国民党当局。

[3]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4] 李毅，指张学良。

[5] 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

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
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

毛 周 彭
九月二十七日

四方面军宜迅即北上^[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2]同志，并致贺、任、刘^[3]：

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4]，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1] 为贯彻关于红军第一、第四两个方面军合力北上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屡电张国焘等，要其北上。1936年9月18日，张国焘在中共西北局朱德等多数同志的反对下，被迫放弃西进计划。9月22日，张国焘又违背西北局多数同志意见，致电中央，仍主张红军第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肃北部，并于9月26日两次致电中央，告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本电。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3]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4] 指1936年9月26日12时、22时张国焘等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电报。前电说：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宗南向北吸引。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后电说：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1]敌因西兰路^[2]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3]。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4]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5]，次堵击凉兰线^[6]，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7]，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个团以上通过隆静线^[8]，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

[1]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2] 西兰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3]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5] 青兰线，指青海西宁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6] 凉兰线，指甘肃凉州（武威）至兰州的公路。

[7] 指朱德、张国焘、陈昌浩1936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北上夺取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的战役计划。

[8] 隆静线，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至静宁一线。

务请朱张陈徐四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
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丁、请诸兄速决速复。

毛 周 彭
九月二十七日十四时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

关于再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 致朱、张、徐、陈电^[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

(甲) 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乙) 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一师出瓦、隆、静、界线策应。

(丙) 胡宗南之补充旅已由会宁退兰州，会宁城仅留二个连，甚恐慌。有袭占该城可能。胡之余部不敢走西兰大道向宝鸡、天水进，我二方面军足以箝制之。二师出庄浪后，胡更不敢冒进。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

(丁) 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四方面军领导人接此电报后，即于当日致电中央，表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并说红四方面军“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决不再改变”。10月9日，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22日，二方面军到甘肃省隆德西北之将台堡（今属宁夏）与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二、四两个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困难。

(戊) 请速决速电。

毛 周 彭

廿七日十八时

拟令一、二师策应 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1]

(1936年9月28日)

彭，并告聂：

甲、朱张来电^[2]：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3]。

乙、谍息，胡^[4]敌六个团到天水、秦安，六个团在凤翔及天水道上。关师^[5]向宝鸡。

丙、我军有策应四方面军北上之任务，拟作如下部署：

一、第二师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间的战略支队。加强其政治工作人员。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第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电报说：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3] 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省静宁县西北。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5] 关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

二、第一师在原地区与第二师相呼应。

三、其余任务不变。

毛

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二时半

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1]

(1936年9月29日)

贺、任、关、刘同志：

甲、二十八日电^[2]悉。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乙、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3]训练，储为将来之用。林彪为校长，罗瑞卿教育长，陈光、罗荣桓、周建屏、刘亚楼、谭政、周士第、周昆、袁国平、彭雪枫及师团营长百余人均在学习。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因此，暂时不能供给你们，但准备于毕业后分配你们一部分。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关于红军第二方面军状况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因远征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人来，并决定开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

[3] 红大，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丙、在四方面军北上条件下，只要你们当前情况许可，应该尽量争取在现地区休息整理扩大。

毛 周 彭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29日)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

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力求迅速争取和刘湘建立关系^[1]

(1936年10月1日)

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

应与国民党军积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1]

(1936年10月1日)

朱、张、徐、陈同志，并致贺、任、关、刘：

据报：静宁骑三师第七团曾派代表到通渭与通渭红军联络，但通渭方面仅估计骑七团派代表来的原因是怕我们打他，因此似未十分积极地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我们向兄等建议：发一通知于各部队，对一切白军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均一律用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根据我们十个月经验，红色指战员中如无深切的教育及工作中自己的经验，对于与白军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又要打又要和的复杂情况，一般的同志颇不易了解。

毛 周 彭

十月一日十六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等的电报。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2日)

现全国人心愤激，要求南京抗战，南京亲日、抗日两派争论未决，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二师宜位于硝河城地域^[1]

(1936年10月2日)

彭：

胡宗南还在陇县一带。我二方面军将于一星期后转移至渭水以北。据李富春^[2]报，宁夏群众很好，马^[3]部恐慌，除少数据点外，大部围寨可不战而定，并有抢夺渡船之可能。似此二师宜即位置于硝河城^[4]地域，以便待提早攻宁问题决定后，二师调动便利，不致过于疲劳。关于提早攻宁问题，请你提出意见。

毛
二号十四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

[3]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4] 硝河城，镇名，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

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我军行动部署^[1]

(1936年10月2日)

朱、张、徐、陈，并致任、贺、关、刘^[2]：

甲、关于二方面军的行动，根据他们现处地域的情况和他们本身需要休息的情况，似不宜于在渭水以南单独的打仗。故我们曾对他们提议，侦察渭水渡河情况，并准备在一星期后，作战略的或战役的行动。今据他们一日来电，拟一星期后渡到渭水以北地域，我们觉得是可行的。你们意见如何，请告。

乙、二方面军渡到渭水以北之后，三个方面军均处内线，主要的敌人胡关王毛^[3]等军，将首先依据渭水流域构成封锁，然后将我压至陕甘大道以北，再凭大道筑起封锁线来。敌之两个步骤完成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等的电报。

[2] 任、贺、关，指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总指挥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司令。

间大约需两个月左右，如我能合力给敌相当打击，还可延长些时间。从十二月起，我之主力向北开展新局面，二方面军即从内线拒止南敌至明年二月，以后我们进入新的地位，自可使用若干力量打出南面封锁，转向外线活动。

丙、估计胡敌集中以后，如不遇到我们打击，二方面军在大道渭水间是^[1]能久停的，那时当然再可以北进一步，即进到固原、镇原、庆阳以南地区。严重的缺点是要与李毅^[2]冲突。再则长期停留，给养也较困难。所以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之必要，但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

毛 周 彭

十月二日十四时

[1] 原件“是”后似漏一“不”字。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

二方面军宜乘敌尚未 全部集中之时迅速转移^[1]

(1936年10月3日)

贺、任、关、刘：

胡宗南^[2]第一师及七十八师，其三个团已到清水，余六团从扶凤、岐山跟进。关麟征^[3]四团向宝鸡开，有配合王川各部^[4]先向你们攻击之势。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如有可能，最好再用一支队附电台留在现地若干时，一面吸引敌人，一面候胡敌后续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4] 指国民党军王均部和川军一部。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川军，主要指编为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二纵队的川军第四十一军及第四十五军一部。

六团集中清水时，从清水以东渡河转入华亭、陇县一带，在敌后活动。此两支队均以不少于一个师为适宜。仍望斟酌处理。

毛 周

三号一时

四方面军应迅将主力 集结马营通渭地区^[1]

(1936年10月3日)

朱、张、徐、陈：

甲、九十三师^[2]宜迅占庄浪，以后续部队接占通渭。庄浪通渭两处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掩护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并掩护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五军仍宜照原计划向庄浪进，以增厚东面兵力，因胡宗南^[3]已有六团进至秦安、清水，但其后续尚在扶风、岐山道上，估计还要五天至七天才能在清水集中完毕。

乙、会宁城已为我西路支队^[4]占领，似此，静宁定西两城以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九十三师，指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治委员叶成焕。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陈漫远率领的由第七十三师1个团和骑兵第三团组成的特别支队。该部于1936年9月中旬与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特别支队相呼应，南下策应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于10月2日凌晨袭占甘肃会宁城。

外，以界石铺、会宁城为中心的大道已控制在我手中。兄处除以一部接替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主要注意天水、秦安方面。岷县、临潭部队宜迅速北撤。

丙、武山、甘谷方面宜布置相当兵力，掩护二方面军转移。

丁、因兄处已部署占庄浪，二方面军亦将北上，我二师暂停止于硝河城。

毛 周 彭

三号十二时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4日)

朱、张来电主张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他们有造船工人，只要木料铁钉。同心城地区有铁匠能打铁钉否？我们准备派铁匠来同心城。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4日)

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截断会静定间道路并立即占领庄浪^[1]

(1936年10月5日)

朱、张，徐、陈，并告贺、任、关、刘^[2]：

甲、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请你们令向会静^[3]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支队^[4]明（六）日将敌击溃后全部俘虏之。该敌大约是邓宝珊^[5]部一团至二团。

乙、胡宗南^[6]先头才到清水、秦安，大部尚在咸阳、清水道上。判断该敌再须十天左右才能全部集中并开始展开。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贺、任、关，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会静，指甘肃会宁和静宁。

[4] 陈支队，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陈漫远率领的支队。

[5]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一军军长。

[6]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毛 周
五号十五时

派人侦察宁夏及绥远等地敌情^[1]

(1936年10月5日)

罗迈，宋、宋：

甲、立即派妥人分两次出发（装做生意的），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2]根据地之定远营^[3]，确实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

乙、宁夏绥远^[4]两处日本人是否已筑飞机场及设特务机关，亦派人专查。

丙、上两项限十一月五日以前报告我。

丁、张心余^[5]十一月五日须到定边待命。并请立即函张将他所

[1] 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为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专门成立了定边工作委员会，从事夺取宁夏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迈（李维汉）、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电报。

[2] 达王，当时任宁夏阿拉善旗旗长、国民党军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司令。

[3]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俗称王爷府，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张心余，即张德生，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知宁夏至定远营道路、房屋、关隘及定远营之一切情形先期妥报你处。

毛

五号十五时

给张学良的信

(1936年10月5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了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漢卿先生閣下：

中国共产党建議全国各族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一年多，现在已经得到全国人民的
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没有这样的迁移和变
度，而且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时，在湖南军
队入陕甘配合作战所指挥的部队便用拥残剩的
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主义，只要西北国民党中央不向红军进攻，不搞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攻击与侵犯红军的抗日阵营，我们愿意
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
我们停战谈判的坚决表示，即期待国民党当局
的接受，但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来时
我们才要在同样方式上与之必要（即）进行抗
击，这样同样也是促进国民党当局的接受。
首先西北红军的领袖，但是内战和流血的
事此任中央重要责任者负责，如能顾及中国民族
和平中止（或）先期的征兆，即研究机宜断
~~决~~

停止西北红军对红军的进攻并提出代表
共产党（即）共同抗日的代表，并声明方宣言
宣言承认共产党即后来包办的（即）正式
代表于停战谈判及抗战的坚持条件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生违犯国际毛澤
東周恩来十月五日

张良周去西北抗山救国协会草率是早晚
指正

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信的手稿。

致林育英等电^[1]

(1936年10月5日)

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党中央新政治决议案日内即送同心城。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致林育英（张浩）并告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5日)

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宗南部，以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1]

(1936年10月6日)

罗、宋：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因此东方仍以支队活动为适宜。二十九军亦不宜过早到定边。

毛

六日十时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迈（李维汉）和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的电报。

对一军团主力行动的意见^[1]

(1936年10月6日)

彭，并告左、聂：

甲、四方面军同意我们意见，以一个军到靖远布置渡河，以一部向甘谷、武山间及庄浪活动，掩护二方面军北移。主力位于通渭、马营、陇西、会宁地区，对付胡毛^[2]及定西敌。二方面军五号由徽县到天水以南，约九号到通渭。尔后拟令其转至瓦亭、隆德、静宁大道及其以南地区。

乙、在四方面军接替会静段任务后，一军团主力（一二两师）如何行动问题请即提出意见。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如何望即复。

毛
六号十五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集中渭水以北后的行动部署^[1]

(1936年10月6日)

朱、张，徐、陈，贺、任、关、刘^[2]：

甲、四方面军五号电部署及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通渭转移，我们均完全同意。

乙、我三个方面军在渭水以北集中后，胡毛王^[3]三军及东北军均必须从新部署，需要相当时间。尔后，拟四方面军主力仍在通渭、马营^[4]、陇西川、会宁、界石^[5]地区，一个军相机攻占靖远，布置从靖远以北至中卫段渡河事宜；二方面军拟从通渭再转进至通渭、静宁、隆德、庄浪之间；一方面军之一二两师则将会宁、界石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贺、任、关，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4] 马营，镇名，位于甘肃通渭县西北。

[5] 界石，即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静宁县西北。

防务交给四方面军后，转至隆、静大道以北固原以南地区，使胡、王、毛、何、王（以哲）^[1]各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我则利用时间休息兵力，待十一月即可开始执行新任务。

毛 周
六日十七时

[1] 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骑兵军军长。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1]

(1936年10月8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八同志，德怀同志：

(甲) 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时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

(乙) 第三次与南京联络的代表九月二十日到达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2]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电：

第一，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切望南京政府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

第二，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第三，我方宣言，只要彼方不拦阻抗日去路与侵犯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攻击，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仅在彼方进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形式下给以必要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的电报。

[2] 彼方，指国民党当局。

回击。

(丙) 估计南京政府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洛甫 泽东

十月八日

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目前的部署^[1]

(1936年10月10日)

宋、宋，并告彭：

甲、高敌双成^[2]现无西进模样，敌横山、石湾部队现正积极筑堡垒，因我游击队迟滞之，前进甚缓。如三十军向米横方向活动会引起重新部署，造成对峙，而该地粮困，又不力持久，因之三十军仍以留安、靖边之南清匪与进行赤化为宜。

乙、二十九军于本月半后移铁边城以北清匪就食，逐渐向北转移，月底达安、定、靖边^[3]间，以免过早暴露。

丙、同意对二十八军目前部署^[4]。

毛
十月十日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并告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六师师长。

[3] 安、定、靖边，指陕西西北的安边、定边和靖边。

[4] 指宋时轮、宋任穷1936年10月7日8时电报中拟以红军第二十八军西路支队出盐池西南活动7天后再转向西北，其余部队仍担任定边、盐池两县防务的部署。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0日)

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

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及军事部署 致潘汉年、叶剑英电

(1936年10月10日)

开、剑：

甲、张子华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发一来电，九日收到。据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乙、二方面军外翼已不利，决集内线，朱、张已到大道。

丙、为执行尔后战略行动之便利，须设法使王以哲驻固原指挥，将何柱国南调，可借二方面军北进调换之。

丁、毅兄^[1]主力宜集平凉，在固原不宜置多兵，蒋即有意调固原两师向南，宜即执行于我有利。

戊、抗胡、侯二方面军到通渭后再部署，兄等设法推延时间。

东
十月十日十时

[1] 指张学良。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

(1936年10月)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准备由周恩来带去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后来没有签订。

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

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致潘汉年、叶剑英电^[1]

(1936年10月)

张子华^[2]来电称，陈立夫^[3]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1] 这是毛泽东致潘汉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3] 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致左权等电^[1]

(1936年10月11日)

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1]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

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具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 1936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指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成绩，总结了政治工作在干部教育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致左权等电^[1]

(1936年10月11日)

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1]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

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 1936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指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成绩，总结了政治工作在干部教育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征求对国共两党 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1]

(1936年10月11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彭九同志：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所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洛甫 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的电报，向他们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13日)

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

(1936年10月13日)

彭：

甲、吊堡子到打拉池、到硝河城若干里，会宁到打拉池、硝河城到打拉池若干里。

乙、已电询朱张^[2]何时到打拉池。

丙、二方面军大约七天内到单家集、硝河城之线。

丁、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3]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

戊、请准备派一负责人（聂鹤亭^[4]如何）带电台或用陈漫远^[5]电台到黄河边，参加朱张所派之一个军造船与部署渡河战役之指导事宜。

己、一二两师本月底须集中固原以北，以便全野战军集中训练至少半个月，预先准备粮食。

庚、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6]。

辛、中日形势极度紧张，汤恩伯^[7]奉蒋令集中候命援绥^[8]。

毛

十三日十七时

[1] 这是毛泽东就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纲要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准备12月利用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打开西北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为贯彻这一计划，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3] 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其内容是：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固原、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进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

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11月10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庚、11月10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辛、宣传鼓动以庆祝会合，消灭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扰乱抗日红军后方之敌，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寇侵略中国，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口号为中心，不提宁夏任务以免泄露。

壬、本纲领依情况变化得部分修正之。

癸、本纲领不得下达，各部任务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 [4] 聂鹤亭，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参谋长。
- [5] 陈漫远，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
- [6] 冰期计划，即红军准备在1936年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国民党宁夏军阀部队，占领宁夏的计划。
- [7]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
- [8] 指援助当时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军民抵御日本侵略的抗战活动。

复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4日)

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张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他们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致叶剑英电

(1936年10月14日)

剑：

甲、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

乙、已向南京提出：第一，日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第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此项请告毅^[1]并转年^[2]。

丙、年何日去沪，毅何日赴宁？

东

十月十四日十六时

[1] 指张学良。

[2] 指潘汉年。

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1]

(1936年10月15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并告彭：

(甲)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日帝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增兵增舰，甚至提出驻兵海南岛的要求。意在引导全国视线注意华中、华南，压迫南京政府屈服，诱致英市^[2]让步，以便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与进占绥蒙的根本计划。据驻归绥日本特务机关宣称，绥远地处特殊，日本志在必得，现察北，内蒙李守信、王英等部，已重新武装二三万人，日本派大批军事顾问随军，其前锋已入绥境，与绥远军队已发生前哨战，正式接触即在目前。晋绥军已有一部开往绥东，汤恩伯队亦奉蒋密令，准备开绥抗战，万耀煌师在洛阳布置防御工事。蒋并密令粤军调集沪抗战，湘军调集平汉线，蒋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意。

(乙) 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以送致公开函给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此文件苏区发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2]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布后，拟向我周围白军白区进行广大的停战抗日运动，以响应和援助可能发动绥东的抗战，现请二、四方面军将现在各军师长政委姓名电告，以便列入在内，以广宣传，以壮声势。兄等有何意见，亦请电告。

洛 泽 博

十月十五日午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话^[1]

(1936年10月15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 (一) 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为；
- (二) 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
- (三) 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 (四) 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 这是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的谈话。

目前我军应坚持休整 与迟滞敌人前进的方针^[1]

(1936年10月16日)

任、贺、关、刘，并致朱、张^[2]：

甲、十四日电悉。二方面军进至单家集、硝河城^[3]线后即可开始休息整理。该地区比较丰富，待一方面军执行新任务时接替对南防御任务，亦当有休息机会。

乙、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

毛 周

十六日二十二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指挥贺龙、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等的电报。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3] 单家集、硝河城，均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单家集，今作单民。

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1]

(1936年10月16日)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 193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育英（张浩）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1]

(1936年10月17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并告彭：

(甲) 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

- (一) 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 (二) 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 (三) 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 (四) 即派人具体谈判。

(乙) 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丙) 为根本停止胡宗南进攻或延缓其进攻期，请你们速将十五日毛泽东谈话大批印刷，多数小支队直接送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胡宗南、朱绍良，另由向前写信给胡，内附毛泽东谈话，派专人由静宁送胡（静宁已由胡部接防）。如何，盼即复。

洛 泽 周
十七日十六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为徐向前^[1]起草的致胡宗南信

(1936年10月18日)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逼，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2]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

[1]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2] 蒋，指蒋介石，曾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为唐突也。专此。顺叩
戎绥！

学弟 徐向前 手上
十月十八日

当前统一战线形势^[1]

(1936年10月18日)

朱、张，并告彭，贺、任，徐、陈：

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央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张^[2]本拟飞宁面蒋，请允蒋使入苏区调停，蒋复日内来陕，主要为对我对日两事。昨日胡、王、关、毛、沈、李、曾、唐^[3]各蒋系将领联名电蒋、张，以交通阻滞运输困难为词，拟先从改善给养运输着手，亦似有不欲迫我过急，延缓前进之意。李旺堡白团经双方接洽，李毅演假进攻，我把白团放出了事。汤恩伯准备援绥抗日，南京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

[2] 指张学良。

[3] 指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沈克、李默庵、曾万钟、唐淮源。

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办理情形望复。

洛毛周

十月十八日十五时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9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红四方面军有残废干部及老弱幼孩等六百四十人，由余洪远率领来同心城，请处理并发动慰劳。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1936年10月20日、22日)

一 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仅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能继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中华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以电达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二 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

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的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锐〈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和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学，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的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茨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大众的阵线，但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巨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

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十月二十二日

三 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党政府公鉴：

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歿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是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敝党敝政府已决定在全苏区内实行：（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与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得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给叶剑英、刘鼎^[1]的信

(1936年10月22日)

剑、鼎二兄：

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2]、理治^[3]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4]

[1]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刘鼎（1903—1986），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2] 雪枫，即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3] 理治，即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东北军的特派员。

[4]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

的《大众哲学》，柳湜^[1]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请你们写一个带分析性与综合性的报告来。

润之

十月二十二日

[1] 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图为三军会师的会宁县城城楼。

中央為慶祝二三方面軍 大會合通電

本總司令
 聽聞中央蘇區紅軍三軍會合之捷報，心甚歡喜。特此通電，頒佈全體指戰員：
 一、吾等素有將士精神，歷經艱危，奮鬥不懈，實足令人敬佩。我軍三軍會合，
 為我軍之壯舉，為我軍之榮耀，為我軍之光輝，為我軍之勝利，為我軍之威武，
 值此三軍會合之時，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
 不忘本初志，不忘本初願，不忘本初願，勿忘本初願，勿忘本初願，勿忘本初願，勿忘本初願。
 二、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三、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三、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四、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五、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六、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七、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八、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九、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一、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二、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三、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四、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五、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六、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七、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八、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十九、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二十、吾等應當以此為榮，以此為志，以此為奮鬥目標，以此為奮鬥動力，勿忘本初願。

中共中央为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通电。



《三大主力会师》(油画)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22日)

会谈时请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关于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城堡困难及如何接取远方货物等，均须注意，并以商定结果见告。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转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给彭雪枫的信^[1]

(1936年10月22日)

急须将与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付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

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

如傅^[2]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3]，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

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工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

[1] 这是毛泽东致彭雪枫信的主要内容。

[2] 傅，指傅作义。

[3] 阎，指阎锡山。

给刘少奇的信^[1]

(1936年10月22日)

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緊，特別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2]如有些力量，須好好联络，首先推動他们贊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

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内部已基本上统一团结。玉阶、特立^[3]任前线指挥，在中央与军委决定之下行动。二、四方面军均保存了基本力量并比前进步，一方面军亦加强了。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主要內容。

[2] 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

[3] 玉阶、特立，指朱德、张国焘。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

致叶剑英、刘鼎电

(1936年10月23日)

剑、刘：

经过李毅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

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全力以全力以为之助。

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

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

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

五、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

东

十月二十三日十六时

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1]

(1936年10月24日)

彭，并致朱、张，贺、任，徐、陈：

甲、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2]之计划。

乙、胡毛王关^[3]业占大道^[4]，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5]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指1936年10月23日9时彭德怀关于宁夏战役的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宁夏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4] 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5] 南敌，指从会宁、静宁至隆德、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之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以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指沿黄河一线布防之马鸿逵、马步青和邓宝珊等部。

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丙、前电各项请即复。

毛

二十四日二十四时

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1]

(1936年10月25日)

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2]：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3]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一) 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

[1]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决定以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3个军进攻宁夏。20日，国民党军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红军先行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

[2]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3] 打拉池，村名，位于甘肃靖远县东部。

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1]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 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2]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 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3]、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 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

毛 周

十月二十五日

[1]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俗称王爷府，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2] 七营，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北部。

[3]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给傅作义的信

(1936年10月25日)

宜生先生主席勋鉴：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冒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

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宜生主席先生熟覽。因適西侵困難日亟，先
生飽嘗師旅揮慘邊疆，今復小試鋒鏑，已使敵
人退避三舍，觀乎報載，以死繼之之言，蹕於
民族英雄之抱負，四萬人圍之神為之王氣
為之壯。誠屬乃公為敵紅軍，遂勝葛量
皇，而前所書者，救中國所事此抗的宏遠，今
朝度河东进，原以冀察為用兵地，以日系為
正面，不言不見，深於隱于新西北先机。
是以引審而应之，是本所為，然一有誤之，
便逆重利情势，而惟恐後後，如箭在弦上，
革此長江同时告急，而猶固圉，况一线线圈物力，
就南原告急，而猶向北，則血光危急，而红军主力之
三个方面，已集中於陕甘寧地，且其勢局，甚云
险峻，空隙甚大，安事固一俟，豈名方詳辦，劃定
抗敵防线，即行而配合友军，出動抗我，红军既志
抗我，然在未得友军，前明月光，在未得抗敵
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長官之同意，以制，

決不冒险向抗戰陣地開進，但已得正式
溝通而向抗戰陣地開進，與實行抗戰，自當
以社會力為友軍之助，而惟不茲意，地方確立抗軍
，及之後方之安全與秩序，（共同抗戰）
若反對雨峯同志率領之川，先生接洽一印，
（共同抗戰）乞以此先生之意見，見教垂希
建立直接通訊，堅信百川先生為所歸附
，遣部將，從易北數數，故嘉辰时，又託韓國長
將軍，久未得復，先生再行轉致，鄙意
以為，可能有紛糾，同志起鬨，一腔实为公
使，刀在此，雖取同仇之共財，倘私云
君賜教章，甚幸，望早此即公啟
戎綏。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傅作义信的手稿。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26日)

(一) 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 目前以打击胡敌、夺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 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四) 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 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1936年10月26日)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1]，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的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1] 这里依次指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朱绍良、于学忠、马鸿逵、马步芳、陈诚、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汤恩伯、萧之楚、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在全国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

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

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

致以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彪 贺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祥 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萧 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 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 震 张子意 陈再道
王宏坤 黄 超 孙玉清 陈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 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光〈先〉瑞 周 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 瑞等同启

十月二十六日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28日)

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2]向靖远进。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王、毛，指王均、毛炳文。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28日)

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廿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2]，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彭德怀10月28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计划。

对胡宗南部作战的部署^[1]

(1936年10月29日)

彭：

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2]敌先头又是郭华宗^[3]旧部周孔^[4]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我有如下提议：

甲、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乙、以野战军^[5]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准备宁夏战役之机，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胡宗南部先头向海原、打拉池之间急进，左翼毛炳文、王均两路均向靖远猛进。中共中央军委为阻止南敌追击，遂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1936年10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复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海打战役计划。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郭华宗，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时，曾受到红军第一方面军打击。

[4] 周，指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孔，指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野战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1]两路。

丙、以二方面军二分之一替换七营^[2]、同心城等处任务，使一方面军全部集中。

丁、需有充分之准备，须召集贺任、左聂、徐程^[3]开会，部队要有充分之休息与鼓动。

戊、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毛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2] 七营，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北部。

[3]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打击胡敌周孔两师之部署^[1]

(1936年10月30日)

彭，贺、任，左、聂，徐、陈，并朱、张：

甲、情况：

- (一) 蒋^[2]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3]敌猛追。
- (二) 胡令周、孔^[4]两师经过红羊场向打拉池^[5]急进，其军部退回静宁^[6]，一师停止于平峰镇，仅派一部为追击队，昨到红羊场。
- (三) 关^[7]师向靖远^[8]追击，毛^[9]各尚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组织海打战役期间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人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周，指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孔，指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打拉池，村名，位于甘肃省靖远县东部。

[6] 静宁，县名，在甘肃省东部

[7] 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三路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8] 靖远，县名，在甘肃省白银市东部。

[9]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四) 何^[1]令白^[2]骑兵师三十日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该师主力控制阳明堡，一部晏家窳，准备增援白师。朱敌与我二、四方面军均经^[3]，去向已明，唯一方面军是否渡河不明。

乙、据以上情况，给我以打周、孔两师之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之白师须以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扼阻之。

丙、三十一军必须遵彭^[4]令由西向东打。

丁、三十二军附电台每日与周、孔两师接触，务不失联络，吸引之向打拉池或西安州行进，贺、任^[5]即率三十二军，密码呼号等送彭，并使之直接通电。

戊、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万不可失，深望注意。

毛 周

三十日二十二时

[1] 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2] 白，指白凤翔，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骑兵军第六师师长。

[3] 原件如此，似有缺漏字。

[4]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先打胡宗南后攻宁夏^[1]

(1936年10月30日)

朱、张：

目前方针，先打胡^[2]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3]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毛 周

三十日十六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指1936年10月2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的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命令说：“胡宗南向打拉池，毛炳文、王均向靖远前进甚急，我三个方面军主力有协同消灭胡宗南一两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之任务。红军各部应于三十一日前集中完毕。第一方面军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集结；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应注意在打拉池以南设置钳制阵地，第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靠拢第一方面军从东向西侧击北进之敌。”

致林育英电^[1]

(1936年10月30日)

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

[1] 这是毛泽东致林育英（张浩）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30日)

蒋介石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向打拉池急进。关麟征师向靖远追击，毛炳文、王均部尾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何柱国令一骑兵师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据以上情况，给我们打周、孔两师的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的骑兵师须以红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拦阻之。红三十一军必须照彭令，由西向东打。

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不可失，深应注意。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给许德珩^[1]等的信

(1936年11月2日)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2]，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1]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2] 1935年底，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得悉毛泽东已到达陕北，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的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陕北。

各位救援先生们：

收到嘉勉信物（大腹、诗集等），衷心感谢，不勝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是千军万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準備一切困难地进入国际包围线抗战。

我们与你们见面日期已不远了。
为距你们本埠仅一月而奋斗，为
中革军委和全国军民奋斗，是全
人民的骄傲，也是我们与你们同的
骄傲！谨此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日

毛泽东致许德珩等信的手稿。

关于过河部队的行动问题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1月3日)

朱、张、徐、陈：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2]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毛 周

二十二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一条山，镇名，今为甘肃省景泰县县治。五佛寺，村名，位于甘肃省景泰县东北。

关桥堡地区作战应依实况决定^[1]

(1936年11月3日)

彭：

甲、本日情况：

- (一) 丁德隆师^[2]尚在种田沟、吴家庄，明（四）日向干盐池进。
- (二) 关麟征马鸿宾^[3]奉令开石咀子。
- (三) 第一师在新营、王家河集结。
- (四) 刘翰东熊正平^[4]两师奉令维护海郑^[5]交通，一个师驻脱烈堡。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丁德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

[3]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

[4] 刘翰东，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一〇七师师长。熊正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一一五师师长。

[5] 海，指今宁夏海原。郑，指郑旗堡，村名，位于今宁夏海原东部。

(五) 毛王^[1]尚在靖远以南。

(六) 骑十师不明。

(七) 周祥初^[2]由海原向关桥堡^[3]，孔令恂^[4]师由西安州向关桥堡。孔师后梯队原系第一师之李旅^[5]，本日似到西安州及其以南。三部共计九个团，比较孤立。

乙、诱敌深入关桥堡东西地区，以全力向之作战的部署是很好的，但宜估计周孔两师到关桥堡后发生戒心，停一两天等候第一师或丁师增加之可能。因此，明（四）日我之一部能保障关桥堡不失，后（五）日继续扼守该点，吸引周向之攻击，全军即于五日拂晓以前出动，从三面攻击周孔，未知是否有利。如关桥堡不失，而该地附近地形又利于我作战，则似五日向该处攻击为利，否则，让敌更进一步攻击为宜。请依照实况审察裁决，总以打得最适当为目的。

毛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2] 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

[3] 关桥堡，村名，位于今宁夏海原北部。

[4] 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李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正先。

集中全力歼灭饥疲之敌^[1]

(1936年11月3日)

各首长：

关麟征^[2]称：率师近日以来星夜追剿，所过之地给养万分困难，官兵日夜不得一餐，现已丧失靖远、打拉池一带，给养仍日不得饱等语。以情势观察，不独关师，追敌各部当有相同困难，目前敌疲惫已达最高度。宜以此特别情况激励士气，集中全力消灭敌人，争取全战役之胜利。

毛 周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各部队首长的电报。

[2]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给陈公培^[1]的信

(1936年11月4日)

公培兄大鉴：

又数年不见了，得悉吾兄依然奋斗不懈，同人闻之十分佩慰。相距尚远，不能聚首，望用书面时通消息。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疾风劲草，愿共努力！顺祝
行止佳胜！

毛泽东

十一月四号

[1] 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33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他是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参事。

争取在运动中打敌一个师^[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彭、贺、任^[2]:

甲、目前七天内仍求得于运动中打周孔^[3]中之一个师。

乙、不可能则向金积^[4]、灵武、豫旺^[5]出动，诱敌深入以利机动。

丙、徐陈^[6]向凉州^[7]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毛 周

八日十二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7]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力求消灭敌一部^[1]

(1936年11月8日)

彭，并转张、朱、贺、任^[2]：

甲、现在地区力求消灭敌一部，就是一、二个团也好。给此打击的作用有二：第一调动胡^[3]部第一师增加到宁夏，以利尔后机动；第二使敌进得慢些，我在金灵^[4]才有余裕时间筹粮休息。

乙、打法仍以待其前进为妙，惟不必待周孔两师^[5]，打一个师亦好。望酌。

毛 周

八号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朱，指朱德。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金，指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灵，指宁夏灵武。

[5]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作战新计划^[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彭，贺、任^[2]五同志：

甲、胡毛王关^[3]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

(一) 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4]、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5]。

(二) 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

(三) 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6]、宜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秦邦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张浩）给朱德等的电报。

[2]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毛王关，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第一纵队和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

[4]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1]，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

(四) 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2]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两城姿势吸引二高^[3]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4]、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5]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

(五) 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6]，在清绥^[7]，在神府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六) 如此时我与蒋阎^[8]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

(七) 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

(八) 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

(九) 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而陕甘蒋军已东调，我可仍回陕甘，如东出有利，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

[1]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

[4] 瓦市，指瓦窑堡，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

[5]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6] 两延，指陕西延长和延川。

[7] 清绥，指陕西清涧和绥德。

[8] 蒋，指蒋介石。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十) 第二步至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十一) 徐陈^[1]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2]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丙、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

丁、请五兄开一秘密会，慎重考虑见复。育英参加。

张 毛 周 博 林

十一月八日

[1]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正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转战黄河西部镇虏堡、打拉牌、锁罕堡一带。

[2] 远方，指苏联。

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2]，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 毛
八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等的电报。

[2]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和李特等在给中共中央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中说：“（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为抗日计红军愿停止攻击国民党^[1]

(1936年11月9日)

子华同志：

俭日^[2]电昨始收到，兹复如下：

(甲) 请告陈委员、曾市长^[3]：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方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介石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

(乙) 当此国难严重关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方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丙) 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代表举行谈判。至于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中共地下联络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指28日。

[3] 陈委员，指陈立夫。曾市长，指曾养甫，当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市长。

(丁) 国方未下令停止攻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

毛 周

九日十六时

关于询问西路军情况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11日)

徐、陈：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2]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 (1) 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 (2) 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 (3) 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毛 周

十一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胡毛，指胡宗南、毛炳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和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1936年11月9日死于飞机失事。

关于打曾万钟的部署^[1]

(1936年11月12日)

彭：

甲、王均^[2]已死。曾万钟^[3]所率三旅，马旅^[4]远至宁安堡，沈旅^[5]今（文）日由关不得儿出发向丁家塘大道进攻，李旅^[6]由三不拉出发向马家塘进攻。我军布置得好，有打着可能。

乙、打曾敌并相当休息后，似宜以一方面军先行出动，经毛居井或其以西南进，三十一军、四军跟进，二方面军最后出动，方免拥挤及其暴露。如何，请依据实况酌定。但二方面军现时即应以一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王均，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1936年11月9日死于飞机失事。

[3] 曾万钟，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王均死后，继任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4] 马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岷。

[5] 沈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沈元镇。

[6] 李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七师第十九旅，旅长李世龙。

部置王以哲^[1]右纵队前进道上，迟阻敌进，并掩护一、四方面军。

毛

十二日二十一时

[1]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和南京谈判的协定原则

(1936年11月12日)

汉年同志：

(甲) 真^[1]电悉，张子华亦到。

(乙) 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如何〈果〉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

(丙) 据张子华说，曾养甫云：

(一) 党公开活动；

(二) 政府继续存在；

(三) 参加国会；

(四) 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为一致对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五) 你在南京谈判地待命。

子任^[2]

文亥^[3]

[1] 指11日。

[2] 毛泽东的笔名。

[3] 指12日21时至23时。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11月12日)

河西徐、陈所部现进行何处？情况如何？

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同意曾养甫、陈立夫所提四条 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致刘鼎电

(1936年11月12日)

刘：

甲、宁夏计划蒋介石正积极破坏中，我方正想对策，请毅^[1]亦为我筹之。

乙、借毅之款五个月后可交还，但目前尚需五万元应急，毅处还可设法否。

丙、张子华已到，对曾养甫、陈立夫所提之：（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维埃继续存在。（三）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四）及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等四条，我方均可同意，并派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进行谈判，请告毅知之。要毅多方设法促其早成，并告卢伟良面告汉年，速按此方针谈判。

丁、十六团人马已交还矣。

毛
文亥

[1] 指张学良。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1月14日)

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1月14日)

据彭电胡敌继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

究竟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打敌办法^[1]

(1936年11月14日)

彭：

打敌办法，如两翼伏击不便，可以一翼伏击。正面敌前进与之遭遇而消灭之。请依情况酌定。

毛

十四日亥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可让王以哲部进豫旺^[1]

(1936年11月14日)

朱、张、彭^[2]:

甲、王以哲^[3]电称，因胡^[4]军堡垒同心城^[5]，如掩耳目，彼以右纵缓，左纵删日^[6]进至虎家山、铣日^[7]进至豫旺县。

乙、因胡宗南有向豫旺之由，不如让王以哲进豫旺。已电复同意，请速处置。

毛 周

十四日十七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我军行动进行重新部署的电令。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3]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二路军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5] 同心城，当时属宁夏豫旺县，1938年豫旺县改名同心县。

[6] 删日，指15日。

[7] 铣日，指16日。

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1]

(1936年11月15日)

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

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胡宗南进攻定边盐池及我军之部署^[1]

(1936年11月17日)

彭：

甲、胡宗南向定盐追击，十七日第一旅由惠安堡进，詹旅^[2]向萌城进，丁师^[3]由西家原^[4]进，周孔两师^[5]在豫旺待命。

乙、我宜以二十八军钳制第一旅，第四军钳制詹旅，集结一军

[1]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3个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集中5个军，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对红军进攻。红军主力由同心城、李旺堡之线向陕甘宁根据地内逐次转移，寻机给进犯之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1936年11月中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进至宁夏、甘肃边境豫旺地区，分3路尾追红军。17日，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甜水堡地区设伏，将其中路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击溃。19日，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甘肃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北地区，诱敌右路第七十八师大部于20日进入山城堡地区。21日，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主力，对该敌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歼其1个多旅。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詹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詹忠言。

[3]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4] 西家原，似为西田家原。

[5]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团、十五军团及三十一军首先消灭丁师，然后再打詹旅，向西北横扫。

丙、速以二方面军有力一部或大部拒止王以哲^[1]东进。

丁、二十八军及骑兵团令其在盐池待命，受你调动。二十九军谢甘^[2]部在定边任保卫。

戊、部队何日可达集中地？

毛

十七日十八时

[1]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六纵队司令。

[2] 谢甘，指谢嵩、甘渭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